



中国粟文化研究



• 张云 王慧军 著 •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大
家
读
书



中国粟文化研究



• 张云 王慧军 著 •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粟文化研究 / 张云, 王慧军著.
—北京 :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16 - 1850 - 4

I. ①粟…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小米 - 文化 - 中国 IV. ①S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9187 号

责任编辑 朱 绯 李 雪

责任校对 贾晓红

出 版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 82106626 (编辑室)
(010) 82109702 (发行部)
(010) 82109709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82106626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CARS-07)

资助出版

对中国粟文化的开拓性研究

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位居五谷之首。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五谷中最早为中华先民所熟悉的便是粟与黍。江山社稷的“稷”就是来源于谷子，进而代指主管粮食丰歉的谷神。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华夏祖先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并食用粟和黍了。之后经过数千年的人工培育选种，中国培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粟类作物品种。中国最早的酒、醋就是用小米酿造的。在小麦传入中土、水稻跨越长江进入黄河流域之前的数千年中，正是粟与黍等带有颖壳的本土作物养育了中华民族，滋养了华夏文明，终使华夏文明成为同时代最辉煌的古代文明之一，且生息绵延数千载依然灿烂辉煌。近代，我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丰富了粟文化的人文内涵。可以说，在各种农作物当中，粟的文化内涵最为悠久丰富，粟文化就像一个沉睡在地下的“金矿”等待人们去开挖。

尽管粟文化研究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却被学界所忽视，部分原因在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年代，粟乃至五谷仅仅是解决国民温饱的手段，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难以提上日程。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的到来，粟作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日益凸显，迫切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中国粟文化研究》一书正是为满足这一实践需要而撰写的，从选题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出版也恰逢其时。

《黄帝内经》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配伍原则，祖国医学素来有“五谷养五脏”的说法。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把谷物当作主食，被证明是符合养生之道的。然而，在西方文化大肆入侵的时代潮流之下，小米逐渐成为了一种杂粮，成为精米白面吃腻之后的一种调剂，东方民族饮食西方化的必然结果是“三高”等“富贵病”日益增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韩国人“身土不二”的策略启示我们，恢复“五谷为养”的优良饮食传统，是国民健康的不二选择。在符号经济时代，要使粟重新成为中国人餐桌上

的主食，必须通过文化引领，创造需求，培育需求，打造品牌。大力宣传粟文化，把文化元素注入五谷杂粮之中，满足人们的口福、眼福，既是杂粮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绝非单纯地出自学者的兴趣，更是实践的迫切需要。

《中国粟文化研究》一书对于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它将分散在历史学、人类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等各学科的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集成，首次从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态四个层面全面挖掘了粟文化的丰富内涵，阐明了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首次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方面分析了传统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提出了企业、政府等多主体参与的粟文化传承与发展途径。这些内容和观点颇具创新性。当然，相对于粟文化这一博大精深的课题来说，本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作为一项关系中华民族软实力的重大课题，对粟文化的研究需要协调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将考古学、农学、植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历史学、经济地理、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多学科的整合研究。我相信，粟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必将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积极参与；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共同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孙九日

粟文化：谷子糜子产业体系的亮点

谷子是起源于我国的古老农作物，是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新中国的缔造作物。围绕谷子、糜子等粟类作物的生产、加工和食用，衍生出“粟文化”这一概念，它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根基。因此，粟文化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谷子不仅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而且在三千多年以前传到欧洲等世界各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粟文化的研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上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南稻北粟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格局的重要特点，而粟文化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稻文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稻文化研究者众多，《中国稻作文化史》等重量级的专著早已问世，而粟文化的研究者寥寥，至今尚未有专著出版。本书填补了我国关于粟文化的专著空白，不但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谷子的驯化在距今 10 5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粮食和饲草作物。20 世纪 50 ~ 70 年代，我国谷子播种面积达 1 亿亩以上，曾是我国北方的第三大粮食作物。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中后期，谷子的播种面积迅速萎缩，逐渐由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变为区域性重要作物，谷子科研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广大谷子科研工作者没有气馁，他们为了使谷子这一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重新焕发青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李东辉等老一辈工作者为谷子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可以说，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精神动力。

针对谷子产业的历史与现状，我曾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于 2007 年提出“用粟文化发展谷子产业”这一命题。2008 年谷子被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而粟文化无疑是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亮点所在。作为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我曾多次同王慧军教授就粟文化这一论题进行讨

论。他作为产业经济岗位的岗位科学家，对此深感兴趣，并将此选题向张云博士后进行推介。之后，两位作者便着手搜集资料，历时三年研究，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研究报告。当我欣喜地打开这本专著的电子版时，心情就像看到了一个谷子新品种的育成一样兴奋激动。

本书至少有三大特点令我眼前一亮：一是在选题上，它首次对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了系统挖掘与全面表述，填补了粟文化的研究空白。二是它面向应用，体系完整。作者遵循历史→现实→未来的逻辑思路，在简要回顾了粟作史之后，着重从物质、制度、精神和生态四个层面总结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三方面分析了传统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继而展望未来，提出了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系统构想。三个时空维度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本书不再是纯学术性的农史著作，而是成为一本古为今用、颇具应用价值的论著。三是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该书将农学理论与农业经济管理学等多学科紧密结合起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剖析了谷子种植面积衰退的原因，提出了多功能农业时代谷子产业与粟文化融合发展的建议。我认为这一论断抓住了谷子产业的关键所在，体现出了粟文化的广阔应用前景。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多方面的。从专业角度，它可供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工作者更好地进行边缘学科的选题，增强其继续从事谷子科研的精神动力。亦可供农业企业经营者参考，为其塑造产品品牌、进行文化营销提供案例和借鉴。本书还可供各级农业行政管理人员阅读，拓宽其思路和视野，助其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同时我相信，本书亦能激起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毕竟我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当农业的温饱功能基本满足之后，其文化传承功能日益凸显出来，《舌尖上的中国》等电视纪录片的热播就是一个典型体现。本书作为中国五谷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广大读者在茶余饭后阅读，一定会增强他们在消费谷子产品过程中的趣味性，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粟作文化在大众中的影响力。

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前　言

粟是起源于中国的特色作物，并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数千年来围绕粟类作物（谷子、糜子）的种植、加工、食用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观念、语言文学、伦理精神，等等，统称为粟文化。粟文化体现在物质、制度、精神和生态四个层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至今仍有时代价值。粟文化的已有研究散布在农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管理学等各学科。本书对粟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挖掘整理，从经济、生态和社会三方面阐明其时代价值，并提出了粟文化融入谷子产业发展的系统构想，以期为更好地发挥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提供经验和启示。

粟的早期驯化地是中国黄河流域，植物学、遗传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对此提供了多学科证据，神话传说也有佐证。粟作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推动了物候历法的诞生，促进了语言文字和算术的进步、原始宗教的萌发、家庭和国家等社会制度的出现，使早期华夏文明领先于世界。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对新疆、西藏、台湾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传播到国外。

物质层面的粟文化体现在粟类作物的品种多样性与繁育经验、粟作农具、粗粮细作等方面。我国古代人民早就观察到粟类作物品种特性的差异，品种选育经历了由粒选到穗选，再到混合选种和建立“留种田”以及单株选择法等阶段，培育出了异彩纷呈的优良品种，如粱、秫、秬、秠、糜、芑、穄等。粟作从耕地整地、播种，到收割、脱粒、加工、贮藏等各环节，所用农具历经演变，彰显出粟作科技对古代世界的重要影响。粟类作物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四大名米”——沁州黄小米、金米、龙山米和桃花米背后都有着优美的传说。从食具到烹饪方式，粟类作物引发了饮食革命。古代人具有贵黍贱粟的饮食习俗。谷子、糜子主产区居民通过粗粮细作，将节庆民俗中的粟饮食文化发扬光大。粟类作物除食用外，还有酿酒、制醋、制糖等多种加工用途。

制度层面的粟文化体现在重农贵粟政策、积粟救灾、入粟拜爵制度、粟作衍生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粟在古代社会充当着多重角色，它是财富的象征，曾长期作为实物地租、实物货币和俸禄而存在，是备荒救荒和军粮的首选作物，是拓展疆土的主要作物，累黍法还曾作为度量衡的重要依据。由于粟作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于是产生了传统的农本观念，促进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古代统治者大多采取勤耕积粟、贱金贵粟、阻止粟外流等政策措施，体现出重农贵粟的指导思想。周代以来沿习至今的稷祀行为，起到了宣传礼制、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对于粟税多有怨责。在民间层面，粟作互助关系奠定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基础。

精神层面的粟文化表现在粟作信仰、民俗、传说、语言文学等方面。稷祀文化以及民俗中的粟文化遗存，是粟文化的典型表现。关于粟的典故传说有很多，比如天雨粟、谷雨节、毛南族“放鸟飞”习俗、黄粱一梦、斗粟尺布、辞金受粟，等等。粟常常出现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在语言文字中，粟具有特定的寓意与谶纬，亦有很多与粟类作物相关的成语、歇后语。

生态层面的粟文化呈现出传统粟作鲜明的生态友好特征。中国的农业哲学观，是从“天雨粟”的神话传说，发展成日益完善的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说，传统粟作经验的核心和灵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违农时”、因地制宜、因物制宜，是“三才理论”的具体体现。粟作始终贯彻用地养地相结合的原则，体现在：一是“耕—耙—耱(耢) —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技术，二是粪多力勤的经验，三是轮作套种制，四是掌握需水规律，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传统粟作中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亦具有生态友好的特点，比如人工捕打、用天敌消灭害虫、药物治虫、培育免虫品种等。“种谷必杂五种”、选育不同品种等实践，体现出粟作中自觉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原则，传统粟作还包含着朴素的循环农业理念与实践。

粟文化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谷子是多功能农业时代的战略作物之一。粟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原型”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谷子产业的多重功能具有极强的耦合性。沁州黄、仰韶贡米等谷子企业利用粟文化资源开展文化营销与品牌建设，实现了差别化优势，获得了品牌溢价。优质小米原产地政府也纷纷将粟文化融入区域品牌营销之中，比如强化地理标志保护、举办会展节庆活动。内蒙古敖汉旗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在传承粟文化的同时为当地谷农带来了经济收益，是粟文化与谷子产业融合发展的范例。

就社会价值而言，粟文化的基本内核可以称之为“谷子精神”。谷子精神是数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特质，在革命战争年代又延伸出红色文化的意蕴。在当今黄河流域、台湾高山原住民地，粟文化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对粟文化特别是谷子精神的倡导，有利于弥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裂缝，夯实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有助于重塑国民健康的精神风貌。

就生态价值而言，传统粟作蕴含的农学思想与经验做法，包括“三宜”原则、精耕细作、良种繁育、用地养地相结合、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思想，对于农业现代化极具启发意义，有助于弥补和克服现代石化农业的消极后果。

针对现代化浪潮对粟文化的冲击，企业、政府、社会各界均负有传承与发展粟文化的责任。其一，粟文化作为企业专用资产，谷子产业应自觉维护其保值增值，从单一杂粮种植业向着全产业链乃至第六产业迈进，从而为基于文化软实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范例。从供给方面，在传统种质资源和粟作经验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提高谷子产业品质与效益的必由之路；从需求方面，通过食育运动宣传小米的营养保健功能，利用小米的符号功能开展文化营销，以粟文化引领和促进小米消费，才能为谷子产业发展提供需求动力。其二，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符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农业会展节庆与旅游活动实现地域性粟文化的传承。其三，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切实维护粟文化的独特性。

目 录

绪 论	1
一、粟的界定	1
二、研究意义	2
三、研究现状	4
四、研究视角、关键问题与内容结构	7
五、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8
第一章 粟作起源、传播及演变历程	11
第一节 粟的名称考辨	11
一、禾	11
二、粟	12
三、稷	12
四、黍	14
第二节 粟作起源	15
一、粟作起源的传说	15
二、粟起源于中国的证据	20
三、粟的早期驯化地的研究	25
第三节 粟的驯化对华夏文明形成的作用	27
一、奠定农耕文明起源	27
二、推动物候历法的诞生	29
三、促进语言文字的进步	29
四、促进算术的进步	30
五、促进原始宗教的萌发	31
六、促进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国家的出现	32
七、粟黍传播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34

第四节 粟作的繁盛及演变历程	38
一、粟作的主粮地位	38
二、黍与粟的消长关系	39
三、粟麦代替菽粟	42
四、粟作退居次要地位	42
第二章 物质层面的粟文化	45
第一节 粟类作物品种多样性与繁育	45
一、多彩多姿的粟类品种	45
二、我国名米及掌故	49
三、粟黍品种繁育	55
第二节 粟作农具	59
一、粟作农具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	59
二、耕地整地农具	60
三、播种农具	63
四、收割农具	64
五、脱粒加工农具	64
六、贮藏器具	68
第三节 粟类谷物的加工与食用	69
一、粟谷的加工	69
二、古代粟谷烹煮方法	76
三、各地粟黍饮食荟萃	79
四、粟类作物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	87
第四节 粟饮食文化	94
一、贵黍贱粟的饮食习俗	94
二、粗粮细做的饮食文化	95
三、粟黍饮食掌故	97
四、粟黍饮食中的节庆民俗	98
五、黄酒文化	101
六、酢醋文化	103
第三章 制度层面的粟文化	105
第一节 粟在古代社会的多重角色	105
一、作为田赋和实物地租	105
二、作为实物货币和俸禄	106

三、备荒救荒的首选作物	108
四、军粮之首	110
五、输粟实边	111
六、累黍法作度量衡	113
第二节 重农贵粟政策	116
一、重农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16
二、粮食管控	118
三、贱金贵粟	120
四、粟米贸易的“遏籴”与“请籴”	122
第三节 积粟救灾制度	123
一、积粟防灾的仓储制度	123
二、调粟救灾的赈济制度	125
第四节 入粟拜爵制度	128
一、输粟拜爵	129
二、捐粟入官	130
三、献粟免罪	132
四、纳粟免考	134
第五节 粟作衍生的社会关系	134
一、粟作的租税重负	134
二、粟作与乡村组织	138
三、小结	139
第四章 精神层面的粟文化	140
第一节 粟作信仰与民俗	140
一、稷祀文化	140
二、民俗中的粟文化	144
第二节 关于粟的典故传说	150
一、天雨粟	150
二、谷雨节的来历	151
三、毛南族“放鸟飞”习俗的由来	151
四、黄粱一梦	152
五、斗粟尺布	153
六、辞金受粟	153
七、粟姓来源的传说	154

八、黍谷回春地名的由来	154
九、武安粟山的由来	155
十、沁源县名的由来：粒食之源	156
第三节 语言文字中的粟文化	156
一、粟之寓意与谶纬	156
二、与粟类作物有关的成语	158
三、关于谷子糜子的文学描述	161
四、关于谷子糜子的歇后语及口语	168
第四节 台湾原住民的粟文化	170
一、粟作生产	170
二、日常生活	172
三、宗教信仰与禁忌	174
四、文学艺术	175
第五章 生态层面的粟文化	176
第一节 粟作中的“三宜原则”	177
一、不违天时	177
二、因地制宜	182
三、因物制宜	183
第二节 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措施	184
一、“耕—耙—耱（耢）—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技术	185
二、粪多力勤	190
三、轮作套种制	191
四、掌握需水规律，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	194
第三节 利用生态方法防治病虫害	195
第四节 保持生物多样性	197
第五节 朴素的循环农业理念与实践	198
第六章 粟文化的当代价值	200
第一节 粟文化的经济价值	200
一、粟文化融入谷子产业发展	200
二、谷子企业的文化营销与品牌建设实例	207
三、地域性粟文化及其传承实例	210
第二节 粟文化的社会价值	215
一、谷子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215

二、作为红色文化的“谷子精神”	221
三、粟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作用：以台湾为例	225
第三节 粟文化的生态价值	229
第七章 粟文化发展构想	234
第一节 基于粟文化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	234
一、种质资源的挖掘与创新	234
二、传统粟作经验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236
三、谷子产品深加工化	237
第二节 以粟文化引领和促进小米消费	241
一、通过食育运动普及小米的营养保健功能	241
二、利用食品的符号功能开展粟文化营销	243
第三节 谷子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构想	246
一、多功能农业时代谷子产业的广阔前景	246
二、农业会展节庆与旅游	250
第四节 从国家软实力高度重视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52
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0

绪 论

本文所论述的粟文化，是指围绕粟类作物的种植、加工、食用所衍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观念、制度规范等文化现象。

一、粟的界定

在作物栽培学中，所谓粟类作物，是一些籽粒较小、叶子繁茂、可作为食用或饲用的一年生禾谷类作物和草木植物的总称，在英文中统称 millets。粟类作物包括 10 个属和至少 14 个种，其中，栽培较广泛的有 5 个种：谷子（Foxtail millet, Italian millet）、黍（亦称黄粟、金黍粟，Proso millet, common millet）、珍珠粟（Pearl millet）、䅟子（亦称龙爪稷、鸡爪谷，Finger millet）、食用稗（亦称湖南稷子、水稗，Banyard millet）。除珍珠粟外的其他粟类作物种子较小，这类谷类作物统称为小粟类作物（Small millets 或 Minor millets）^①。《本草纲目》说：“古者以粟（图 1）为黍、稷（图 2）、粱、秫之总称”，今天统称其为粟类作物。在世界性的粮食统计中，也常常把粟类作物放在一起统计，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年鉴称其为小米类或小粟类。

我国的粟类作物主要包括粟和黍两类。粟，拉丁学名为 *Setaria Italica* (L) Beauv, 狗尾草属 (*Setaria Beauv.*)；黍，拉丁学名为 *Panicum miliaceum* L, 黍属 (*Panicum miliaceum*)，两者亲缘甚远。粟和黍生长形态相同，但出穗结实形态各异。粟穗聚而黍散，粟穗大而黍小（图 1），且粟较高产。但由于它们同属粟类作物，加之生长形态、作物习性、种植区域、栽培方式、食用方式均相仿，因此，本书所提及的粟文化，一般情况下指关于所有粟类作物的文化，“粟作”也包括糜子的栽培。在为了区别于粟和黍时，例如提到“贵黍贱粟”习俗时，粟便用作谷子的专名。有时粟用作粮食的总名，如“重农贵粟”政策。粟的这

^① 黎裕. 世界粟类作物生产 [J]. 世界农业, 1992 (5): 20 - 21.